



现金

群众出版社

45123

《现 金》

〔法〕保罗·卢·苏里策尔

刘惠杰 张 林 史宝良 韩海军 译



北京联大 00051147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135156

CASH!
Paul Loup Sulitzer

Éditions Denoel, 1981

根据法国德诺埃勒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现 金》

〔法〕保罗·卢·苏里策尔

刘惠杰 张 林 史宝良 韩海军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51 千字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92 定价：2.35 元

ISBN 7-5014-0159-4/I·38

印数：00001—50000 册

作者及本书内容简介

保罗·卢·苏里策尔生于1946年7月22日，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他已是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和国际金融问题专家。

198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钱》（又译《金钱复仇记》）问世，立即获得巨大成功。《现金》一书于1981年出版，获当年法国“夏季图书奖”。此后，苏里策尔以每年一书的速度连续出版了《财富》、《波波夫》、《绿色国王》、《安娜》、《皇后》和《女忙人》，成为法国著名的畅销书作者。

苏里策尔善于展现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国际经济、金融斗争的宏大场面，并将他的专业知识揉合于故事情节中，使读者在文学欣赏的同时，又增长了国际金融知识，了解到一连串的生意经。

《现金》一书描写年轻富翁桑巴利同他的仇敌马丁·雅尔展开了一场殊死的金融搏斗，这场搏斗将把读者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欧洲、乌干达、巴西、巴哈马群岛；带到各个特殊的战场：咖啡交易所、银交易所、石油交易市场、银行总部……；带到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中：跟踪、绑架、冒险、爱情……。桑巴利几乎输掉这场搏斗，但是……

——译者

由于无法得悉外汇牌价的最新变化，故书中涉及的一切金融交易皆以 1 美元折合 4.50 法国法郎计算。

书中人物及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相似之处纯系偶然。

主要人物表

- 弗朗茨·桑巴利：本书的主人公，年轻金融家
卡特琳娜·桑巴利：桑巴利的妻子
马克—安德烈亚·桑巴利：桑巴利之子
阿列克·杰弗里斯和杰弗里斯夫人：桑巴利的岳父、岳母
萨拉·凯尔：桑巴利的女友
马克·拉瓦特：桑巴利的主要顾问
弗朗索瓦兹·拉瓦特：拉瓦特的妻子
卡纳特：拉瓦特的助手
阿德里亚诺·莱塔：桑巴利的助手
吉米·罗森：桑巴利的法律顾问
乔·卢比诺：桑巴利的法律顾问
菲利普·范登博格：桑巴利的法律顾问
弗林特：桑巴利的飞机驾驶员
乔基姆：桑巴利在肯尼亚结识的朋友
李和刘：桑巴利的两位中国朋友、生意中的合伙人
土耳其佬：桑巴利的朋友、合伙人
乌特·詹森：丹麦姑娘，桑巴利的朋友、合伙人
哈桑·费萨利：阿拉伯人，桑巴利的朋友、合伙人
保罗·哈泽德：桑巴利的朋友、合伙人
卡拉韦：桑巴利雇用的私人侦探
英国人：名叫查塔姆，桑巴利雇用的另一私人侦探

马丁·雅尔：瑞士银行家，桑巴利的仇敌

埃尔文·霍斯特：雅尔的合作者、代言人

耶茨：一家新闻社社长，受雇于雅尔一伙

沙伦·玛利亚·德·桑蒂斯：耶茨手下的一名女摄影师

献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女
儿奥莉维亚

献给克洛德、我的朋友让——拉法
埃勒、阿尔贝尔、卡特琳娜和
让——弗朗索瓦

“这便是我的家业。你一定会把这个小天地扩展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就要你才华出众，还要有胆量，还要坚强，要坚强啊！”

这沉稳、和蔼可亲的声音给了我幸福。

这是我故去的父亲的声音。

保罗·卢·苏里策尔

第 一 章

下 战 书 的 使 者

1

5月7日。

这天早晨，我在阿姆斯特丹。我是从伦敦来此地的，马上又得去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下午在那里还要见一个人，当晚返回巴黎。在巴黎逗留三、四天，尔后乘飞机经纽约赴加利福尼亚，卡特琳娜在那儿等我。对我来说，类似这般旋风式的旅行已是家常便饭。近几个月，我已经这样跑了不下二十遭。我没觉出5月7日这天有什么反常之处。

我根本有想到会出什么意外，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

我在荷兰有一次最普通不过的约会。和往常一样，要见我的两个荷兰人惊诧不已。他们没问出口为什么我爸爸没有来，但那神色却是一样的。当中的一个终于憋不住，说：“您真年轻。”我照例回答：“别害怕，年轻不是传染病。”寒暄过后，开始工作。他们说有事和我商量，故意压低了声音，好象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隐秘。其实，事情很简单：他们有钱（自然有不少），想要更多的钱（当然），打算拿出些托付给一家私营投资公司。没人知道这家公司的内中究竟，其总部大约是设在原荷属库拉索岛，也可能设在别处，比如

在巴拿马，在开曼群岛，在巴哈马群岛，在列支敦士登，或者在任何不为人知的地方。两个荷兰人指望着这家公司为他们赚大钱，因为公司的决策人是诡计多端的弗朗茨·桑巴利。

弗朗茨·桑巴利，就是我。

简言之，是老一套。他们照例还要对纳税问题发一通牢骚，本来赚的不多，倒叫别人凭空拿了去。我心不在焉，光看见他们嘴动，没听见他们说什么。我最后说：“我明白你们的难处。好，一言为定，放心吧，一切都将十分顺利。”

我起身告辞。会见进行了一小时，这时的时间大约是11点1刻。

我又来到辛格尔滨河路散步。河中几艘驳船缓缓地移动着，船工们种的鲜花正开得旺盛，船经过市中心，远远看去，鲜花象是飘浮在两岸市场密密匝匝的货物之上。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来，我仿佛又闻到那鲜花的芬芳，又看到那鲜花的绚丽。我穿过伦勃朗广场。今天天气格外晴朗，伦勃朗^①雕像周围的平台上坐了不少人。我今天有兴走走可能是什么信号。一般，我走路便是要说话，要想说服什么人。如果我长时间地、漫无目的地逛马路，一定是因为心绪不宁，我却想不起当时为了什么。

中午，我来到阿姆斯特丹饭店。那个美国记者正在大厅里眼巴巴地等我。我却忘记要见他。他说：“您别是把我全忘了？”

“哪儿的话！我正想着您呢？”

① 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译注

我却连他的名字也记不得，可能是叫马克，或是什么来着。他专程从纽约赶来采访我，说他~~的~~杂志准备用一、两版的篇幅刊载我的故事，他本人为有机会和我面谈深感幸甚，我问：“为什么幸甚？”“因为一个25岁的人拥有一亿美元尚属不多见。”“我没有一亿美元。”“一半总有吧？就算是一半，一半就是5000万，也足以叫人咋舌，桑巴利先生。我能称呼您弗朗茨么？再有，按十足年龄算，您还不到25岁，看外表，您不过是18岁或者20岁的样子。”

我的记忆中突然一闪：他名叫麦奎因。迈克尔·麦奎因。

“请跟我来吧，迈克。”

“说您18岁是不是对您有失恭敬？”

“比说我50岁中听一些。”

阿德里亚诺·策塔从电梯间走出来，身后的服务员提着他和我的箱子。“飞机可以起飞了。”阿德里亚诺乐呵呵地冲我摆了一下头。他从来都是乐呵呵的，我不记得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没人能说清他属于哪个血统，他的祖辈中有那不勒斯人，有希腊人，也有西西里人。他的血液中恐怕还混杂着突尼斯犹太人和西班牙人的成份。也许是得力于这些复杂的渊源，他会讲七、八种语言。他长得干瘦、黝黑，个子不高，吃一只海蟹要小心翼翼地用25分钟，赚钱的本事不小，哪怕是凭着告诉你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敢张口索取一份佣金。他和我一起工作已经将近四年。

麦奎因尾随着我：

“我们去哪儿？”

“法兰克福。”

“是美国河边上的，还是奥得河边①上的？”

“这还用问？”

这人不是个听见什么便一惊一乍的，对我的回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不动声色地找来自己的行李，和我们一起出了饭店。在饭店门前等车的功夫，我的月光突然被一个年轻女子磁石般地吸引住了，她很象我在肯尼亚认识的萨拉·凯尔，长得象，神情也象。她不光拿眼睛注视着我，还举着照像机给我拍照，专门给我一个人拍照。我问麦奎因：

“她是跟您一起的？”

“不认识。长得蛮水灵么！”

她象是个职业摄影师，照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我朝她走过去，到了她近前不过一米的地方，她才把手中的像机放下。她凝视着我，脸上毫无表情。我冲她微微一笑：

“对我一见钟情？”

她的眼睛是黑色的，而萨拉·凯尔的眼睛是绿色的。她慢慢地，落落大方地转回身，消逝在人流中。

这段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的汽车向着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波尔机场疾驰。今天是5月7日，时间是中午12时15分。

“您看，”麦奎因对我说，“能不能从头儿说起？您叫弗朗茨·桑巴利，四年前，您21岁，一无所有，不名一钱。

① 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位于美因河畔，民主德国的法兰克福位于奥得河畔。——译注

有人逼着您上了飞机，想把您送到最偏远的地方。您到了肯尼亚。后来，奇迹出现，连您自己也许都没想到，在肯尼亚只过了几个星期，您便发了大财。”

“此言差矣，不是发大财。”

斯希波尔机场。弗林特摇晃着一头红发迎上前来。他的嘴里照例叼着一根冒着烟的大号雪茄，好象坦克车的炮塔冲天挑着大炮筒子。他用手取下雪茄，指了指我：“是飞法兰克福，弗朗茨？”

“飞法兰克福。”

“全准备好了。再过3分47秒起飞。”

麦奎因又凑近我：“就算不是发大财，反正赚了不少钱。外界传说您是靠提供外币兑换服务发的，用肯尼亚先令换西德马克，再换美元。以后，您在香港创立了一份家业……”

“这疯子是从哪儿进出来的？”弗林特指着麦奎因问。

我给他们作了介绍，随即登上飞机。

“刚才说到香港。您在那儿产生一些既可供娱乐，又具实用价值的小玩意儿，产品从‘魔鬼储钱罐’，到‘笑袋’，从‘电动老头儿乐’到‘踏板开塞钻’，无奇不有……”

弗林特照例要握着方向舵骂上几句。发动机吼了几声，飞机腾空而起，这时的时间是差几秒钟不到下午一点。

“说起来，您干的这生意令人可发一赚，但这些妙趣横生的小玩意儿给您带来了上百万元的盈利，飞机是您自己的？”

“不是。驾驶员也不是我的。”

阿德里亚诺递给我几份合同文本。舷窗外，阿姆斯特丹

和须德海^①急速向后撤去。我在向麦奎因介绍弗林特其人。

他这个飞机驾驶员非同一般。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佛罗里达的布雷克斯饭店。他长得高且瘦，留着稀稀拉拉的几络红胡子，行动笨拙，身体的各个部分好象临时从四面八方找来，好歹拼凑在了一起似的。老实说，乍看上去，别人会把他当成个要饭的流浪汉。他的奢侈品，是一根粗大的雪茄，永远叼在嘴上，烟头不客气地对着所有和他说话的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对这么个人，饭店不仅不把他赶出去，还对他毕恭毕敬，丝毫不敢怠慢。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一个化学工业大财团的财产继承人，是个大富翁。但是，根据该财团的某项规定，弗林特无权支配他所继承的巨额财产，而只能定期提取息金，享受其中的一部分。他在理财方面的本事不大受人信任，这也不无道理，他只偶然一次捞到过动用其继承财产的机会，便马上购置了一架飞机。一架双引擎喷气式，长25米，时速1000公里，续航能力6000公里。这样的飞机自然不是长个脑袋便买得起的。弗林特在开支上拉了个大窟窿，他甚至没能力一次付清，只好签了为期三年的借据，指望着用这一期间他的息金偿还。买了飞机，他只剩下每天啃汉堡包的钱。他在布雷克斯饭店的游泳池边上给我讲了他这段故事，笑得我前仰后合。我的情况和我的人给了他启示。他当下表示，只要我能把他借据的一半勾清，他愿意带着飞机一起为我效力：“弗朗茨，你需要成天价旅行，而我呢，只要能开飞机……”

1点30分，飞机经过鲁尔河上空。天色碧蓝，万里无

① 即荷兰的艾瑟尔湖。——译注